

话说

郑州

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齐名。100多年前，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这一切的高度集结，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

草根力量在坟莹之地播撒民俗文化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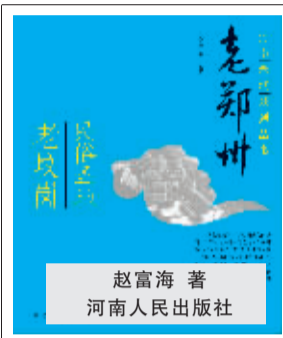
商业繁荣，促使茶馆和戏院迅速建成。到20世纪30年代，老坟岗已有供艺人演出的茶馆20多个，如周洪礼茶馆（现民主路三街北口）、盛友茶社、马聚保茶社、李相池茶社、忠义茶社、孙志茶社、杨进才茶社、文生茶社、一品香茶馆、老贾茶馆和乐天茶馆等。众多茶社，相对集中在现民主路两端；而老坟岗的戏园子，则是分布在老坟岗的西一街、自由路东南，太康路以南，自由路中段。如大坑戏院、民国戏院、小民国戏院、国盛舞台、小和平戏院、王有明戏院、五虎庙戏院等。另有专门的大马戏场，16个说书棚。

老坟岗光明胡同里有相声艺人郭稽东的席棚演出场地。妓院也相继从杨树坟一带迁来，落脚在繁华的西一街、西二街、瑞祥巷、三兴里和杏花里了。

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将老坟岗的地盘向西扩充，在西二街向西搭起了

500余间大席棚，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区，东面卖日用百货杂品、布匹；西面是表演曲艺说唱、拉洋片、古彩戏法、大马戏、武艺的。这里有固定商户490家，国民政府为之命名为“国民市场”。郑州最早的百万富翁出自老坟岗的商界和民间艺人，而大同路与德化街的商人成大款的不仅数量少，时间也晚得多。

草根力量在坟莹之地播撒商业、民俗文化的种子；火车拉出了商气浓郁、民俗文化发达的老坟岗。商街大同路、德化街的巨商大贾的钱袋子开始向老坟岗抛撒，他们喝



赵富海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茶、听坠子、嫖窑子，休闲寻乐。民俗艺术在老坟岗融会、聚集、张扬、狂欢，也成了平民百姓愉悦、欢乐的圣地。

老坟岗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商业与民俗文化相伴相生。郑州成为现代商贸城之后，近年来多次“政府搭台，商贸唱戏”，而老坟岗则是“商贸搭台，民俗文化唱戏”。百年间，老坟岗的“商贸搭台，民俗文化唱戏”，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火车驶进，老坟岗因铁路而兴，使其商业、民俗文化达到鼎盛期。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商业、民俗艺术兴盛，经营、演出规范化。现在民主路向东500座席棚构筑的“国民商场”，分商业区与娱乐区，从业演出人员近500人。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商业如名店华华纺织品公司、陕西合记烩面馆、郑州艳芳照相馆、上海美发厅等已驰名省内外，民俗艺术以河南坠子、评书、相声等冠绝

一时，“河南三刘二马一条子”即坠子书艺人刘明枝、刘桂芝、刘宗琴、于忠霞，评书艺人马素芳、马仲山、王国宝已名振河南省内外。郑州市越调、曲剧、豫剧等演出团体也都在此演出。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曲艺厅、音乐厅、舞厅、文化馆等民俗文化设施相继建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商业老坟岗封闭式集贸市场兴建，分为商业与娱乐两大区域。百年间，江湖地老坟岗，商业与民俗文化相伴相生，民俗艺术与商业相生相伴。

5

白领

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严立达和林青青在湖边散步时被蔡小欣撞上了

严立达拿来两瓶啤酒。蔡小欣让他都打开，却被罗想制止了：“等会儿再打吧，喝得完吗？”

“喊，这么两瓶啤酒还喝不完，我一人就能喝一瓶。”蔡小欣命令道，“打开！”严立达看看罗想，有些犹豫。蔡小欣笑了：“罗想，你看，你一说不许打，他都不敢动了。我来吧。”蔡小欣伸手从严立达手里拿过啤酒，正要打，电话铃响了，是找蔡小欣的。

蔡小欣接电话去了。罗湛站在桌边安排座次：“雅丽，你挨着我坐，那边挨着小想，立达坐小想旁边，我这位子留给小欣……”

“爸，这是在家里，随便坐呗。”罗想说，桂雅丽和严立达已经按照罗湛的安排坐下了。

酒倒好了，蔡小欣还在打电话。桂雅丽叫了她两声：“小欣，就等你了！”

一分钟蔡小欣走过来：“别等了，我不吃了。”

众人吃了一惊。蔡小欣告诉妈妈马国庆刚给她来电话，他的公司有个酒会，一个星期前就说让她去，她给忘了。马国庆是小欣的一个追求者，有公司有工厂，很有实力，桂雅丽是赞同女儿和他来往的，可现在时候不对呀。蔡小欣没事人似的对一桌人说：“你们吃你们的吧。拜拜！”说完转身就要走。桂雅丽追了过去。剩下餐桌上的三个人面面相觑。

金堡俱乐部真是个好地方，草坪宽阔平展，一群群鸽子从空中飞过，湖上天鹅和鸭子们游来游去。

马国庆和蔡小欣在打网球。两个人你来



万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往打得很带劲。就在离他们不远的湖边，林青青和严立达在漫步着。

“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的地方，”严立达感慨，“你的日子过得太美了。”林青青撇撇嘴：“美什么呀。”

“还不美，你还要怎么样？”

“我，我想有爱情……”

严立达很快地瞥了林青青一眼：“你不爱你丈夫吗？”

林青青沉吟片刻：“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他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不爱他。”

“那你为什么和他结婚？”

林青青看看严立达，调皮地一笑：“因为他有钱，能给我带来这一切。”严立达没说话。林青青忽然伸手挽起严立达的胳膊，亲昵地笑着：“你信吗？信我说的话吗？”

打完球马国庆提议去吃西餐，说俱乐部的西餐厅不错。蔡小欣却想吃水煮鱼。马国庆的汽车绕过小湖向俱乐部门口开去。蔡小欣看到湖边一对男女的身影，那男的有点儿眼熟。当汽车从他们身边经过，蔡小欣注意一看，天哪，那个和女人手挽手走着的男人不是严立达吗？严立达一扭头，正好也看见了蔡小欣，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严立达傻了。

罗想发现妈妈今天回家很早，居然坐在沙发上休息。

“妈，你不舒服呀？”

“有点儿累。”朱西子说。罗想不由嘲讽：“嗨，你也有累的时候。”朱西子的声音透出一股怨气：“我怎么不累，我为什么不累。”罗想扑哧笑了：“问得好，我还奇怪呢。”

5

刑事

侦探

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案情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案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以维护法律的公正，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

魏大若想安排一个亲戚去江南别墅做清洁工

郝麦的神志完全清醒过来了，扣在脸上的氧气罩也取掉了。看上去郝麦的精神状态不错，就是浑身疼痛得厉害。

“过几天我可能要出趟远差。”魏大若告诉妻子“时间可能不会短”。“又有大事儿了？”每当魏大若要消失一阵子，郝麦就知道肯定有比较棘手的事情等着魏大若去做。

得知魏大若的妻子确实是因为抢救一个新疆小孩，才被车撞了，刘垚那顿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不过他还是告诫他的小舅子，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在没有得到他的认可时，不得擅自行动。至于报社记者柯道烽的事情，刘垚觉得教训一下那个记者，也是好事。刘垚有刘垚分析世界和对待事情的方式。他觉得，如果是魏大若再查他，天经地义。而报社记者无端地要盯着他不放，纯属多管闲事。对于这种人，如果不及地采取措施，坏事的程度，比身为副检察长的魏大若还要严重。魏大若是一个严格按照规章办事的人。只要是遵循规章，有章可循，那刘垚觉得自己自然就能找到对付魏大若的办法。如同他在看守所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一样自如地回到自己的别墅一样。而像柯道烽这样的人，不守规矩，不按照规矩出牌，就很难琢磨其下一步棋会怎么走。事倍功半的事情，刘垚向来不会去做，那不是他这样的人玩的游戏。别人硬是要逼迫他玩，也就怪不得刘垚痛下杀手了，那是对方自找的。柯道烽被撞断了腿，咎由自取。

刘垚不允许他的小舅子对魏大若下手，并非是刘垚对魏大若就不会下手，而是绝对不轻易下手。魏大若是只老虎，千万不可随

便去碰。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刘垚不会傻到在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情况下，伸手去抚摸老虎。其结果，轻则伤，重则连性命也搭进去。从小就看《三国演义》，长大后，又专门研究《三国演义》，利用其中的计谋，使用到商战和企业管理中来的刘垚，怎么也不可能做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更何况，刘垚自己掂量一下，他还有多少本钱，能够承受这样的失败？

若是要对魏大若下手，对刘垚来说，那只能到了要么生存，要么死亡的紧要关头，才能出手。那是下下策。

“我没有一个亲戚，40岁左右……没文化，你就给安排他做一下打扫卫生之类的清洁工作吧。”

“这点小事，一个电话就行了。我还以为什么难事呢。”

“最好是在江南别墅。”

听魏大若这么一说，柯道烽愣了一下，“你是……”

“你的想象力就是那么丰富。”魏大若苦笑着，“是不是以为我要安排什么人去监视刘垚？不是的，我看到劳务市场上张贴的招工信息栏里有江南别墅需要清洁工的信息……毕竟那里环境好，都是有钱人，要面子的人也好侍候，待遇也不会差到哪里……”

“那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事了？”柯道烽还在怀疑魏大若的动机。

魏大若咂着嘴，说：“我大小也算是反贪局长、副检察长吧？我给人打电话，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呢？亲力和啊？”

“你硬是不愿意相信，那我再解释，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

“姑且相信吧。”柯道烽答应了，“我今天就打个电话去，把这件事情办了。”

5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村人 著

都市

言情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新一代知识精英“王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海口不再是弥漫着怀旧气息的城市了

听了阿莲这番话，我心中踏实多了。她是个很讲义气的女人，我从心里感激她。我亦替她出主意，建议她再去唱歌，因为她喜欢，这样也可减少老公经常不在身边的压力。

没想到，这次我错了。海口已不再是一年多前的那个到处弥漫着怀旧和抒情气息的城市了。

不知从何时起，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领带，夹着黑色皮包，腰中挂着BP机的男人穿行于大街小巷，宾馆饭店、写字楼、

工厂、公司，到处有他们一本正经地洽谈生意、签合同、海阔天空神侃的身影和声音。掏出名片来，个个都是xx发展有限公司或xx全球投资贸易公司等总经理或经理，最次的也是业务主办。他们一个个壮志凌云，气吞山河，颇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气概。真不知这些曾被经济大萧条打得趴在地下奄奄一息的男人，忽然之间怎么全像吃了壮阳药

丸一样，一下子亢奋起来。岛上的人们又变得步履匆匆，用希望织成了网，在这汪洋大海中捞鱼捞虾。外界盛传说，如果随便往人群里扔一块石子，就能同时砸着三个总经理。人人都在梦想着，一夜之间从奴隶到将军，从打工仔变成私有企业的老板。

这是一个浮躁狂热，勇往直前的世界，再没有人会有时间和心情，停下脚步，静下心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回味一下业已逝去的岁月，慨叹昔日的理想，追寻生命最初的爱恋。那是生活安逸者的一种闲情闲愁，或是人生无望者的自我安慰。

他们是今天的创造者、奋斗者，他们为

今日的成功和明天的财富地位而战。能感染他们的是那种青春的动感的快节奏的迪斯科，他们需要在狂热的节奏中释放自己积蓄的能量，在自由的空气中挥洒一天的疲累。能刺激他们的是年轻姑娘们那白白的酥胸、滚圆的大腿、欲折的蜂腰、挺拔的鹅颈，还有她们赤裸裸的勾引，故作的风骚及柔情。

现在海口的俱乐部、歌舞厅、迪厅之类的娱乐场所，请的都是俊男靓女或性感女郎。阿莲找了原来经常邀她去演出的几家，都被人家以已有人签了约，不好辞退为由婉拒。阿莲感到这些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

她，有的似乎还暗藏了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她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这样，难道自己要工作想工作有什么错吗？直到世贸的老板娘试探地问她：“阿莲，有太太不当，还跑来唱什么歌？是不是你老公在外边啦？”

阿莲有些意外，说：“你怎么这么想，不是那个原因，他没问，我有问题，是我整天待着空闲得太无聊了，想找点事儿做。”

“那你太傻了，我们人人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你那种不用为钱发愁，悠闲富足的日子呢？工作有什么好？像狗一样，看人脸色，受人气。你命好，在海口有几个人能比得上。”

阿莲找了一圈，没有一个地方请她。她忽然感到自己老了，在海口，她已是一个被社会淘汰出局的无用之人。她想到黄健到他办公室里整天围在她身边的几个年轻漂亮聪明能干的女助手，还有他经常性的各种应酬娱乐，那里面的内容，在歌舞厅演出了这几年，她全懂。

她心中的不安，潜滋暗长，愈来愈浓愈来愈烈，塞满了胸腔。

57